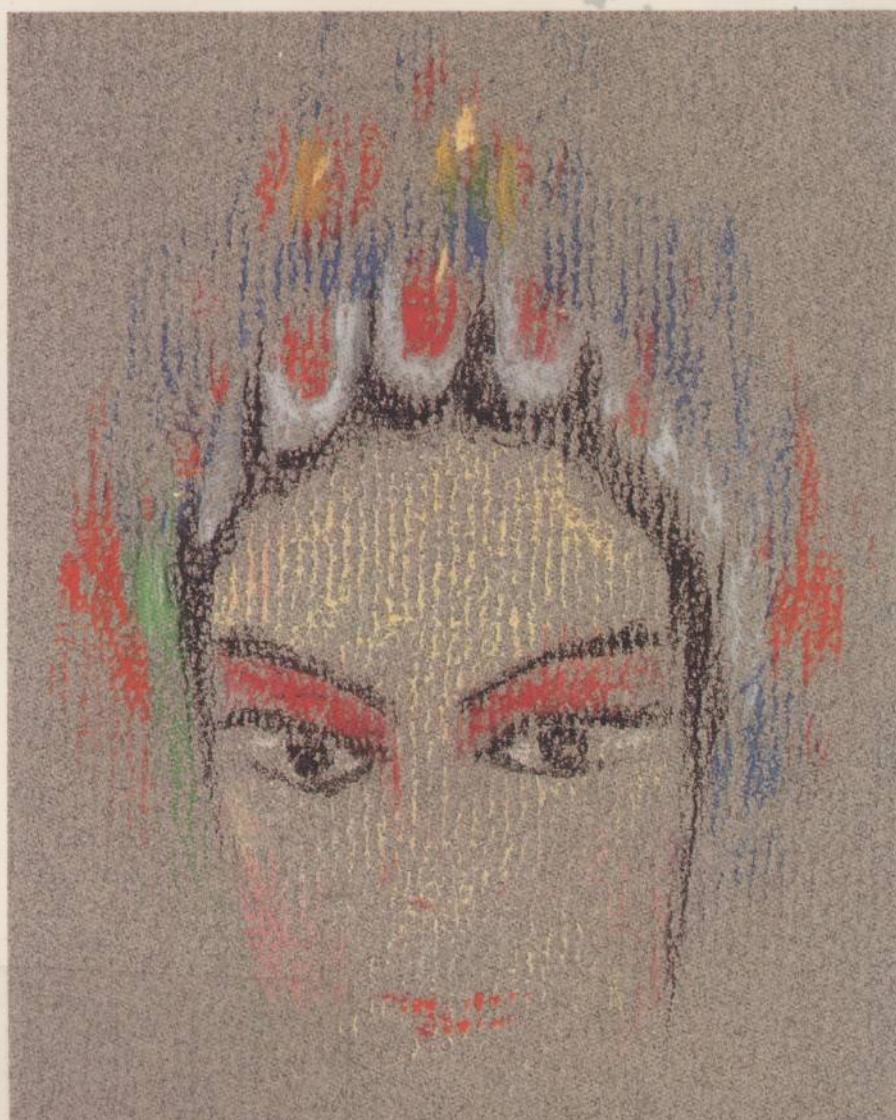


# 扣魂玉

孫愛玲



45  
8

P.N.  
5.7.90

草根叢書17

# 玉魂扣

孫愛玲

草根書室

## 草根丛书17 玉魂扣

---

---

· 作 者：孙爱玲

封面设计：傅美英

出 版：草根书室

**GRASSROOTS BOOK ROOM**

45, Jalan Mutiara #11-49

Singapore 1024.

发 行：草根书室

承 印：乐华印刷公司

出版日期：1990年8月

定 价：S\$6.00 M\$8.50

ISBN: 9971-999-15-3

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

# 草根丛书

①风月集 (二版)		
杂文	英培安	\$ 4.20
②潇洒集 (二版)		
杂文	英培安	\$ 4.20
③翻身碰头集 (二版)		
杂文	英培安	\$ 4.20
④寄错的邮件	短篇小说	英培安 \$ 3.80
⑤身不由己集	杂文	英培安 \$ 3.60
⑥棺材太大洞太小	戏剧	郭宝昆 \$ 4.50
⑦陈伯汉相声集	相声	陈伯汉 \$ 3.60
⑧敝帚集 (二版)	杂文	英培安 \$. 3.40
⑨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	小说	英培安 \$ 5.40
⑩安先生的世界 (二版)	杂文	英培安 \$ 3.20
⑪绿绿杨柳风 (二版)	小说	孙爱玲 \$ 4.50
⑫徐惠民相声集	相声	徐惠民 \$ 3.60
⑬手术台上 (二版)	诗集	英培安 \$ 3.60
⑭无根的弦 (二版)	诗集	英培安 \$ 3.60
⑮孤寂的脸	小说	英培安 \$ 5.00
⑯变调 (二版)	小说	张曦娜 \$ 5.40
⑰玉魂扣	小说	孙爱玲 \$ 6.00

# 目 录

1 序

3 玉魂扣

31 月季花

59 上路

73 偏差

86 开窍

94 天凉日影飞

122 风茄放香的日子

147 附录：孙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世界

# 序

《玉魂扣》这本短篇小说集的七篇短篇，可以说是概括了我的写作历程与小说种类。现在分类说明：

第一类《开窍》、《天凉日影飞》、《风茹放香的日子》这三篇与我第一本小说集《绿绿杨柳风》是同一个性质，是属于说故事性质的小说。值得提起的是《开窍》，是我第一篇发表的小说，于 1978 年发表在《文学半年刊》。虽然《绿绿杨柳风》写在前，因为参加征文比赛的缘故，后来才发表在民众报上，因此《开窍》赶在前头。当时用的笔名是夏岑；生平除了这一篇小说用这个笔名，同时有几篇散文也用它发表在星洲日报的副刊上。

另外两篇《天凉日影飞》与《风茹放香的日子》是属于基督教文学小说，发表于《探索》杂志，我国基督教文学一向薄弱，我只是尽一分绵力。然而这两篇小说的人物都是一反我其他小说人物的形象，既年轻而又出众；两篇小说的名字都取自圣经《雅歌》，《雅歌》是属于爱情诗篇，我极喜爱。

第二类《玉魂扣》和《月季花》，这两篇小说的性质与第二本小说集《碧螺十里香》相同，是以“玉”和

“花”的特性来塑造人物和演绎故事，写之前读过许多有关玉、瓷彩及花谱的资料，尤其对花谱更是喜爱。古人写花，述说其性情，加之以名号，犹如一个个风流人物，很有意思。这两篇小说是在1988及1989年在《新明日报》发表，在人性的描写方面比较用心。

第三类是新的尝试，《上路》及《偏差》。这两篇小说是以二十一世纪的优雅社会生活为题材，属于幻想小说，因此年代用比较特殊的方法去代表，一用生肖，另一用天干地支计算；这都是中国人的日历。生肖年现在我们民间还沿用，而天干地支是在民国以后才废除，实在离我们不远矣！故事的背景是写优雅社会，因此对人生的探索，也费尽了心思，讽刺中也有赞赏，故事的结局也采取积极的一面，因为基本上我也是向往真正的优雅社会。

这本小说的能够出版，我要感谢英培安先生，他是第一个为我出书的人，第一本小说《缘缘杨柳风》已二版，希望这本《玉魂扣》为大家喜欢。

# 玉魂扣

## 楔子

记得那时候，我们还很小，一天小祖母穿一套月牙白衫裤，是白而软的绸子制成，上面浮着青色叶芽，给人一种清爽干净的感觉；刚洗过梳好的银白色发丝，弯着平和的波浪，配上一对翠玉耳环，与她身上衣服的青翠叶芽相映成趣。

她坐在酸枝椅上，身旁桌上放了六个玫瑰红的绒面盒子，里面躺着一只只镶了金托子的玉蝴蝶。

这一只只的玉蝴蝶是由一块玉石裁出来，形状大小一样，玉纹相近。

它宽两厘米，长一厘米，呈展翅状，整个蝴蝶的形状凹凸分明，有触角，有尾巴。

一对翅膀上还刻了双鲤，一边一条鱼纹，在古代双鱼双鲤之意，是词寓引申，鱼即“余”的假设，鲤即“利”的假设，取吉利有余的用意。

把这小块古玉，照于光处，通透晶莹，也不是整块玉都翠绿，而是有两道又深又活的褐色条文，一道在中央，一道在右侧，象两条活小龙，并排游动。

小祖母替我们一个个把玉蝴蝶串入金链里，替我们扣上，对我们说。

“你们六个人，明天就要离开我，由父母领回去住，你们在一起也有十多年了，以后还是要象姐妹般，不论到那里，都把玉带着，看见玉，也记起你们在一起的时刻，也会想到嬷嬷。”

“以后要听爸妈的话，礼拜天啊，假期啊，就回来大屋子住，知道吗？”

我们六个娃儿，分别为珣如、珏如、瑾如、瑨如、瑨如、琬如；我们当中是表姐妹，堂姐妹的关系，而这六个名字是小祖母替我们取的。

回到房里，我们六个娃儿，捧着胸前的那块古玉研究，然后我们都发现一件事：这玉上有四个小孔。

“这上下左右有四个小孔，怎么这般奇怪？”

“这小孔到底是做什么来的？”

“为什么会有六块一模一样的玉呢？而六块玉上都有四个小孔？”

我们正在纳罕，这时柳姐进来，我们缠着她问，柳姐是服侍小祖母的，当然知道其中道理。她说：

“其实这是六颗纽扣。”

“纽扣？用玉做的纽扣？”珣如最大，她已十五岁了。

“哇，那么那件衣服不是很贵吗？”瑨如那年是十二岁。

“柳姐有没有见过那件衣服？”

“当然见过，这些玉扣是从一件短打上拆下来的。”

“这短打用玉纽扣扣起来，俗里俗气，给我就不穿了。”这是珏如，珏如已14岁，她最会打扮了。

“你小孩子懂什么，这男人穿短打时，纽扣是木扣的，里面有汗衫，外面穿丝绵短打，如果那短打是玄青色，加上玉纽扣，流气十足，很抢眼的……”柳姐还没说完，珏如就插嘴：

“我明白了，柳姐，那么那件短打呢？”

“早就烂了，所以才把这玉纽扣给折下来，做成牌儿，留给你们。”

“我没见过爷爷，不知道爷爷穿起了短打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“你爷爷是斯文人，不穿短打。”柳姐说。

“你是说那短打不是爷爷的？”

“那是谁的呢？”

“是嬷嬷的兄弟的？

“你嬷嬷没有兄弟。”柳姐又说。大家七嘴八舌的：

“嬷嬷她以前唱戏，什么人物没扮过，可能这短打是她自己的。”

“嬷嬷女扮男装，一定很潇洒的。”

“很可能的，戏里都有啦，花木兰不是女扮男装吗？”

“可是这短打有六颗纽，嬷嬷这么矮，怎么用得上六颗纽呢？”珣如好奇地提出疑问。

“这短打，是你祖父去世后，你嬷嬷才从箱底拿出来说，她夜里常披在身上，她一直披着也有二十年了。”柳姐似乎知道得很多。

这短打究竟是谁的呢？

我们大家胡乱猜测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吵到深夜了，还没结果，我们几个小的，也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

第二天吃了早餐，各房叔伯姑妈都来了，把我们一一领出去，从此大屋子就剩下小祖母、柳姐和丁叔了。

—

我终于把那六个玉扣给分出去了。

我的日子也不多了，与其把那几个玉扣给守着，不如让六个女娃儿带着，说不定有一天给他见着，能从他们身上问起我，也算是魂魄有了寄托了。

这其实是奢想啊！

与其这玉扣给那几个大房的儿媳女儿，倒不如给她们的子女，因为这六个女娃儿是我看着她们出世，是我看着长大、亲身调教的，她们的名字是我费尽心思给取的。

自从老爷过世，守孝三年后，我从箱底拿出了那件短打，当我披在身上，眼泪簌簌流下。

我的心不再挂念老爷，而是把藏在心中许久的人物，重新再呈现在脑中，反复思念。

他叫做伍玉。

他们伍家，是广州十三行的后代，与潘家、梁家可以算是当时广州最有才有势的对外贸易商行。

广州十三行是清朝对外贸易的商号，属于半官半商性质，除担任商品卖出国外的任务外，也约束并监视外

国来的商人；因此十三行是由清政府指定，但一切的交易除纳税、朝贡、分彩，十三行财势无往不利。清朝政府给予它的特权，使他们成了对外贸易的垄断组织。

十三行不但理商品贸易外销，还设立十三夷馆，让外国的洋商代表居住，这些代表称为“大班”。而这些“大班”的一举一动就受十三行代理的监视。

“大班”们住在十三夷馆内，其实不是很豪华，一般上夷馆底层是栈房，二楼是办公室、接待室、餐厅；三层或四层楼才是“大班”们及随从、女人的住所。要比起十三行的商家代理他们的住宅，简直是天渊之别。

虽然说鸦片战争、五口通商条例实行，又经咸丰六年一次大火，广州十三行街的十三行商都被烧了毁了，可是十三行的后代们，有好几家还是保有对外贸易的门路。

就说伍玉那家，到了清末、民国初年，还销售军火，囤聚粮食，在广州成了火中秃鹰。

当年我们汤家的茶叶生意，也是靠他们扶持，老爷带着一班人，从长江以南各省拢聚各种茶叶，汇集广州，就交给伍家商行，由他们代理运到欧洲及南洋各地。

我跟汤老爷在广州做生意，他常带我进出伍家的大宅。

大屋子地上铺的是云石，墙壁用的是檀香木，屋里到处是摆着古董的橱柜，壁上是西洋挂钟，还有油画。

那花园有西洋石雕，还有戏台，大节日总请来一台戏庆祝。伍家那时人口少说有六、七十人，各房妻妾闲来无事，也学唱大戏，我自己是戏班出身，跟了老爷也

没有多少年，与伍家妻妾们在一块儿，也教她们唱工闹着玩，于是当汤老爷往江南一带收买茶叶时，我在广州无事，就常到她们家里玩。

后来汤老爷知道我教她们唱戏，他很不高兴，也不准我再进他们家去，他说免得被她们给看轻了。

而伍玉对我的注意，也就从那儿无意间开始的。

伍玉有个妾叫“小南强”，是唱过京戏的。知道我是粤剧出身，与我特别好，何况她的年龄与我相近，有一天她带我进入自己的屋内论戏，她说：

“我是唱汪伶笑依师父的脚本，他的脚本比较偏，‘受禅台’、‘哭祖庙’这些戏，我看你听也没听过吧。我们京戏出了梅兰芳，蝶玉轩，唱‘葬花’，唱‘别姬’，红透半个天，没我们立足的份儿。”

我这才知道她的际遇也和我相似，后来她又问我：

“你可知道粤剧起于二黄，二黄在花部中是最末的，当然最首的是京腔；你不介意我这么讲吧？”

“我不介意，你学问比我深。”

“我与你谈话，也发觉你有文章，说心里话，我们这些戏子出身的，知识学问可比他们家那些太太们强；你那位太太对你如何？”

“蛮好的，你呢？”

“我呀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不会去讨好谁，咱们京里来的人，就算唱小旦，又怎样；我是看不顺南方人的，尤其是那些对婢妾丫鬟吆吆喝喝的太太，我是当她废的。”

对小南强，我真是无法驳嘴，心里可怜她，她日子

不好过呀！她见我不答腔，就说：

“你别为我操心，来，你来唱个曲调给我听，正正经经唱一个难唱的；对了，我问你，你是属于粤东或粤西派？”

“粤东的，我曾听师父说过，用胡琴、月琴多。”

“唱春秋配，不然唱王魁负桂英。”

我望着她，如见到亲人一般，闪着眼泪，开始唱了。我选了王魁负桂英一段来唱，因为它辞藻美丽，当我唱到：

“梨花落，杏花开，梦绕长安十二街，最早来转侧书窗外，纸响、笔响、墨响、砚响，件件般般，都是郎君在。泪洒空斋，只落得望穿秋水不见一书来。”

小南强听得泪直流，我也唱得哽咽，忽然有人一喊：

“不准唱下去！”

那是伍玉，他穿了件玄青色丝绵短打，脸上爬着怒容，对我们紧张怜惜。

“本来以为你们唱戏闹着玩儿，怎么都认真起来。”

“你们都以为唱戏是玩儿，你可知道戏可唱到心里去。”小南强一面抹泪，一面把手绢也递了给我。

“是，所以两个人就对着唱，对着流泪。”

“又能怎样啊！我跟了你四年了，现在才遇上个知心的人。”小南强站了起来。

“哦！我不是你知心，只有凤姑是你的知心人。”

“你当然是，不然我就不会千里跟了你来，可你对我好有舍用，你家里大大小小都怨我来，你应该学汤老爷模样，把我也带出去，你看凤姑多好，不必在家里受

气。”

“那怎么同，汤老爷是赶货儿的，我们是等货儿的，广州是我们的大本营，走不了的。”

“老说走不了，上街去总行吧！陪我们上街去看花市。”

于是乎我也常与他俩上街玩去。广州花市在秋季摆得都是菊花，李时珍说菊有九百品，伍玉说中国菊花约有两千种，他说全中国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字，我们笑他乱盖，他说：

“小菊花系有梅花型、茉莉花型、桂花型、万铃型；大菊花有圆盘型、荷花型、牡丹型、绣球型；还有许多我念不出名字。”

“这个我们知道。”

“那花又分舌状花和筒状花，又有不同地方的颜色，不同地方的出产，大一寸，小一分，都有不同，别说我骗你们，就说拿来泡水饮的甘菊吧，就有杭菊、怀菊、贡菊、滁菊、毫菊……”

“够了，够了，你看凤蕙不闷，我倒被你给说得闷了，我们坐车到庄头看素馨花去。”

“就知道你喜欢素馨花所以叫你小南强。”

“伍老爷，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。”我央求他说。

“五代十国南汉时期，广越一带只有素馨花和茉莉花最香，当时中原使节来南汉的小朝廷，朝廷以素馨花送给使节们，美其名为‘小南强’，取其‘冠压群芳’的意思。”

我这才明白伍爷的心意，当下对下南强说：“你呀，

从北方到南方来，贵如中原使节，所以冠你这个名号，伍爷对你可好了。”

“我在他家里的确是冠压群芳么，你没看他家里那些庸脂俗粉啊，怎比得我……”

“你看你，也不怕凤姑笑话，你看人家凤姑与你也有得比响！”

伍爷看着我，我忙说：

“没得比，你看我们这小南强这身打扮，釉绿色的九丝罗裙子，配那月白底绿滚边短袄，把腰衬得多细，别说小南强，叫阿蛮也合呀！”

“凤慈，我看你在汤老爷面前也不曾这么贫嘴啊！你跟我们倒活出了自己的样儿。凤慈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就差在太柔顺了，将来准吃亏。”

这话倒也被她说中了。

然而她自己的命运比我更不济。

## 二

话说汤老爷不准我到伍家，怕被他们看轻了，可小南强却又不时到我们铺里来闲聊，每次来总是由伍爷带回去。

不久，我们汤家太太病了，我与老爷回到惠州去，然后留下处理家务，管家当事，教管太太那六个孩子，两年下来没见到小南强。忽然有一天，伍爷家人从广州赶来惠州，说小南强病重，要见我最后一面，刚好汤老

爷在家，准我去见小南强，第二天就和家人坐车到广州。

见着小南强，我真个给吓坏了。小南强那原来俊俏的脸肿得厉害，而且呈铅白色。

“怎么会这样的？”

“太太害我的，一定是她，伍爷很生气，我是中了轻粉的毒。”

“你怎么会中毒呢，轻粉也可以内服。”

我们戏子多少有点中药知识，轻粉即汞粉，配以蛤粉，石膏，用来外敷治暗疮面疮，内服就配以大黄、牵牛子、芫花等，食少许能通二便，也使皮肤清洁。

“我是惯例不久吃一点轻粉配其他药材，你知道是服养颜的，太太一定是叫人给多放了轻粉，要毒死我。”

“有没有人证呢？”

“有，太太的丫头，小兰供出来了，太太前几天回了娘家，可是她娘家说她没回去，到苏州去找她妹子，她即逃开了，伍爷也没法子，何况那是他老婆，报官吗？现在时局那么乱，谁有空理你这头冤案，何况我又没有死；凤慈，你听着，我就算变成鬼，也要找那废人算帐。”

“医生怎么说？”

“医生说我得了急性肾炎，你懂吗？腰子发炎是因为服了过量轻粉，是西医断出来的。”

“那么有没有得救。”

“肾废了，伍爷本来不告诉我的，他跟他兄嫂说时，被我偷听了，你看我这身体又黑又肿。”

“伍爷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替我抢回公道，他今早亲自去苏州把老婆带